

书林漫步

大作家的“小文章”

◎桑农

上海译文版的《博尔赫斯全集》，总共三辑。第一辑十六册，包括小说集六种、散文集十种；第二辑十二册，包括诗集十四种；第三辑十二册，与人合著的十一种，独著的仅有《文稿拾零》一种。

1936年，博尔赫斯担任布宜诺斯艾利斯《家庭》杂志“外国书籍和作者”栏目的主笔。该栏目有四个部分的内容：作家生平、创作、作品评论和新闻性的“文学生活”。栏目每周准时推出一期，持续三年之久。博尔赫斯经常在同一期上刊出短文数篇，历年共计两百多篇。初版于1986年的《文稿拾零》，便是这些短文的结集。

博尔赫斯这些“豆腐干式”的专栏文章，主要涉及他最近读到的新书，有名家名作，也有比较冷僻的。另外，还有一些涉及世界文坛动态。因为考虑到读者的层次，文章写得浅显易懂。但作者开阔的视野、渊博的知识、睿智的评论，总能令人耳目一新。

我特别感兴趣的，是介绍中国文学译著的几篇，谈到《红楼梦》《中国神话故事和民间故事》《水浒传》《诗经》《龙之书》。既熟悉又陌生的解说，不免让人浮想联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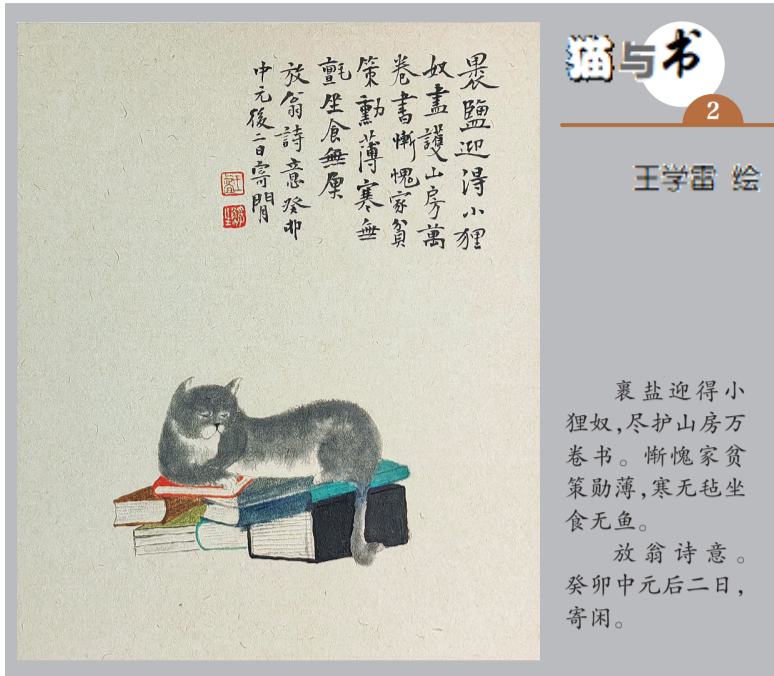
博尔赫斯读的《红楼梦》，是弗兰茨·库恩的德语全译本。其后现代主义小说名篇《小径分岔的花园》里提到一名云南总督，“辞去了高官厚禄，一心想写一部比《红楼梦》人物更多的小说，建造一个谁也走不出来的迷宫”。《文稿拾零》中也有类似的句子：“对于次要人物的活动，我们弄不清谁是谁。我们好像在一幢具有许多院落的宅子里迷了路。”博尔赫斯关注《红楼梦》里的“梦境”与“幻想”。他认为：小说第五章出乎意料，是“魔幻”的一章；而“贾瑞误照风月镜”那一章，绝不逊于爱伦·坡和卡夫卡。在他心目中，《红楼梦》简直就是一部“魔幻现实主义”的作品了。

《文稿拾零》中最后一篇也很有意思，标题为《亲德分子的定义》。该文同刊于《家庭》杂志，时间却是在专栏停刊一年半之后。文章开篇从词源学切入，点明“亲德分子”一词并不是指虔诚热爱德国的人。博尔赫斯说，自己曾同阿根廷的许多亲德分子谈过。这些人分不清荷尔德林、路德、叔本华或莱布尼茨，却会因为南美某个国家铁路公司有英国股份而感到悲伤。他发现，亲德分子实际上是仇英分子，他们并不真正了解德国，只是满足于向一个对英国宣战的国家奉献激情。这些人无条件地崇拜希特勒。与他们的讨论无法继续，因为“凡是我归咎于希特勒的罪行，我的对话者都认为是魅力和业绩”。博尔赫斯不禁感叹道：“希特勒不可能没有一点理由；但我知道，亲德分子没有一点理由。”

猫与书

2

王学雷 绘



裹盐迎得小狸奴，尽护山房万卷书。惭愧家贫策勋薄，寒无毡坐食无鱼。

放翁诗意。癸卯中元后二日，寄闲。

书边杂笔

“老谭”欺人

◎谭苦斋

“五载春明熟老谭，偶谈录略亦能谄。颇传照乘多鱼目，黄帙宸章出内监”，伦明《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》所载这个“老谭”即谭锡庆，字笃生，河北冀县人，在北京琉璃厂经营正文斋，“内监时盗内府书出售于谭，因以起家”，并在“光宣间执书业之牛耳”。所谓“录略”，当指刘向《别录》、刘歆《七略》，即言此人熟习目录版本之学，其中“能谄”两字，说得平实近情，而沈宗畸《便佳簪杂钞》则说，“谭笃生诸人言及各朝书版、书式、著者、刻者，历历如数家珍，士大夫万不能及焉”，推许备至。奈何“生意佬进不了忠臣庙”，其人实则“惟好以赝本欺人”，据孙殿起《琉璃厂小志》记载，“所藏多古本精钞家刻之书，惟往往鱼目混珠，略有失神必受其骗，盖仿旧钞本为其特长也”。

除了仿旧欺人以外，“笃生专喜偷人旧籍数卷或数叶，故身后残本多即数篋”。陶祖光旧藏之《宋槧增修陆状元集百家注资治通鉴详节》四卷，“为谭笃生所收残本之一，仲木弟得之张庾楼，原书为内府所藏”，是为偷也，却非收也，陶祖光斥之为“居心甚毒，可恨也”。

且谭笃生自恃“颇识版刻，恒以高价居奇”。1912年，“盛伯羲祭酒遗书散出，正文斋谭笃生、宏远堂赵聘卿以二千金捆载数十篋入市”，为傅增湘所知，在宏远堂得见其中的宋刊本《方言》，“告以此蜀人遗著，颇欲得之。赵云：‘书为合赉公置，若此书归我者固易言也。’既而列价拮据，此书竟为谭估所得。余往问值，则云非五百金不可。时余绌于资，告以二百金，不可得，遂辍议，回津后私自惋叹而已”。不久，“谭遽疾”，自付“恐不起，药饵之资不足于用”，遂从前议，以二百金成交。

就连死后，“老谭”遗书的定价也是一仍其“高价”本色。1925年，傅增湘在文友堂见到了明写本《稗海》，“闻此册为谭笃生遗书，索直甚高，爱假阅而还之”。

新书快递

欧洲妇女解放史

[美]卡伦·奥芬著 朱晓惠等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

本书内容丰富，视角独特，以全面而富有比较视野的方式讲述了欧洲女权运动的发展，展示了如何从性别这一视角重新解读欧洲的历史。本书把社会性别，或者女人与男人的关系，置于欧洲政治的中心，以提供新的框架去理解欧洲的历史，并呈现明晰的女权主义思想和政治传统。

文学之冬：1933年，希特勒统治下的艺术家

[德]乌维·维特施托克著 陈早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

本书以切近的视角和细腻的叙述，记录从1933年1月28日到3月15日每一天里发生的迫害和逃亡，描述了托马斯·曼、布莱希特等魏玛时代多位文化巨匠的遭遇。这短短一个多月成为德国文学的冬天，也是全世界寒夜的序幕。

不任性的灵魂

张新颖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张新颖从布罗茨基眼中的奥登、奥登眼中的歌德谈起，牵引出但丁、艾略特、帕斯捷尔纳克、卡佛、博尔赫斯、E.B.怀特等世界文学史上响当当的人物。他们从以自我为中心的情绪控制下解脱出来，学习把它放到适当的位置，放到世界之中。因为只有这样，才可能看到世界。

阿勒泰的角落

李娟著 新星出版社

牧民自古逐水草而居，为了生活，作者与家人也不断随之迁徙——从草场到沙漠、戈壁，甚至是凋敝的废墟。踏入新的土地，空空荡荡，而自然丰泽。人有手有脚、感官明晰，就是自由。什么都可以从无到有，一点点被创造出来……

“为书籍的前半生”

◎南北

赵家璧《编辑忆旧》（三联书店1984年版）一书收录的都是回忆文章，篇幅较长，但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写法上看，完全可以称之为了一本出版家撰写的书话集。

现代书话作者大多是些作家、学者、藏书家以及卖书人，他们都是从阅读接受的角度来谈书。出版家的视野则不同，由于参与出书的全过程，了解出版的背景和内幕，能够提供许多外人不知的第一手资料。

书中涉及作者当年策划和编辑的几套影响巨大的丛书，如“中国新文学大系”“良友文学丛书”“晨光文学丛书”“晨光世界文学丛书”等，文学史研究者和文学爱好者都乐于一读。

记得与人合著徐志摩传记时，我便在此书中查到有关《爱眉小札》《志摩日记》以及《徐志摩全集》的史料。参考其提供的线索，我撰写了《八宝箱事件之真相》一节，后被多家媒体转载。

书评书话

国外出版家的自传和回忆录比较常见，如《我与兰登书屋》《为书籍的一生》等，都是名著。有意思的是，正是看到兰登书屋版的“现代丛书”，赵家璧才动了编印“一角丛书”的念头，从此走上出版之路。不过，这本《编辑忆旧》仅回忆了20世纪三四十年的编辑生涯。此后，他仍然从事出版工作。1972年退休，1997年逝世。细算起来，这本书回忆的，只是他“为书籍的前半生”。